

千里印痕

□ 未名湖

老碗柜被搬走的那天，天色是一种浑浊的灰黄，像用了多年的宣纸，浸透了潮气，却迟迟等不来那笔酣墨。小应请来的搬运团队，穿着统一的藏青色制服，动作精准得像在操作一件精密仪器。他们用特制的棉毡将柜体层层包裹，又以纵横的绑带将它固定在一个金属架子上。那架子有轮子，推过堂屋老旧地时，只有一种低沉的、均匀的轱辘声，从容得近乎冷漠，抹去了所有关于“挪动”本该有的挣扎与摩擦的叙事。

妻从清晨起，就显得有些过于安静。她只是反复擦拭着早已空无一物的柜格，指尖划过那些被碗底磨出圆润凹痕的隔板，仿佛在阅读盲文。最后，她从最深的角落里，拈出几粒早已干瘪的桂花，那是去年秋天喜悦心血来潮腌糖桂花时遗落的。妻将它们托在掌心，看了许久，才轻轻吹去，看金色的细屑无声地坠入光影。

这具老樟木碗柜原是母亲的陪嫁。因了孩童时的女儿喜悦，一句懵懵懂懂的“将来我要这个碗柜做嫁妆”的妄语，被家人们笑谈了好多年。

此时，小应站在门槛外，身姿挺拔，像一棵自觉不侵入别人领地的树。他今天话格外少，只是目光始终随着柜子的移动，时不时低声提醒一句：“左边门槛高一些，当心。”他的周到里有一种审慎的尊重，唯恐任何一点差池，都会惊扰这份沉甸甸的交接。这尊重，比大大咧咧的反倒更让人心绪复杂。你宁愿他鲁莽些，或许能给出一个将不舍宣之于口的理由。可他偏偏这样好，好得让你所有因距离而生的忧惧，都显得自私而陈旧。

柜子终于稳妥地安置在特制的厢式货车里。车门闭合的闷响，并不沉重，却像一块橡皮，轻轻擦去了堂屋里某个恒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坐标。屋里骤然亮了一些，也暗了一些。北墙原本被柜体遮住的部分，露出一片从未见过天日的、格外苍白的墙面，上面挂着蛛网与年深日久的灰尘图案，像一幅陌生的、意义不明的古地图。

水泥地面上，那方浅色的矩形印痕，此刻无比清晰、完整。边缘因为六十年的压力而微微下陷，形成一个绝对规整的、浅凹的轮廓。印痕中央，还留着几道淡淡的、圆弧形拖痕，那是去年夏天，我和喜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想将柜子挪开半尺清扫后面而未能彻底成功的遗迹。当时她嫌我方法老旧，自己上网查了杠杆原理，我们笑着、喘着，最终也只让它移动了微不足道的一点。此刻，这些失败的痕迹，与柜子成功离去的巨大空白相比，竟成了这“空”里最饱满的注脚。

小应走进来，手上沾着一点搬运时蹭上的灰。他很自然地在门外水边的水龙头下洗了手，用妻递过去的毛巾擦干——这个融入日常的动作，流畅而自然，却像一根极细的针，在心尖上不轻不重地刺了一下。他已经俨然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，哪怕只是以这种即将告别的方式。

“叔，姨”他称呼得依旧有些小心翼翼的拘谨，“都安置妥了。路上我会随时看着，您们放心。喜悦在那边等着接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地回应。想说“路上慢点”，想说“到了来个信”，都觉得是废话。千里之遥，岂是“慢点”能度量？通讯即时，一个“到了”的消息，又能填补什么？

他们终究是走了。货车的引擎声由近及远，很快被盘山公路吞没，再无迹可寻。妻开始打扫那片空地，扫帚划过水泥地面的声音，沙沙的，空落落的。她扫得极其仔细，连印痕凹槽里的积尘都扫出来，仿佛要将这“空”本身也打扫干净。扫完，她拎着簸箕，望着那一小堆灰，忽然就站着不动了。

千里。这个数字，我以前从未觉得它如此具象，如此有质感。它不是地图上一条线段的比例，不是火车票上一个打印的数字。它是这口樟木柜子将要穿越的、无数个陌生的山头、隧道、桥梁与岔路；是未来无数个日子里，喜悦电话那头可能传来的、被距离稀释了的喜怒哀乐；是我和她母亲某种熟悉的“在场”的权利，被悄然无声地、合法地收缴。

我想起初见小应的那个傍晚。他也是这样远道而来，风尘仆仆，但眼睛清亮，带来的礼物里有一包他家乡的黄花草。喜悦雀跃地泡发、烹炒，那晚的饭桌上，便多了一道陌生而清鲜的滋味。那时我便该知道，女儿的生命里，将正式地、不可逆转地，融入另一种水土的滋味，另一种遥远的风。只是当时，那滋味尚在舌尖，那风还只在门帘外试探，未曾像今日这般，将一件如此沉重的实物，连根拔起，送往那片水土的中心。

暮色，终于沉甸甸地压了下来。没有开灯，堂屋浸在一片混沌的暗蓝里。那片空了的印痕，也模糊了边界，融化在整体的昏暗之中，似乎不存在了。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，像一个刚刚愈合的创面，新生的血肉还很薄，底下空荡荡的。任何一点关于“柜子”的记忆不小心触碰到那里，都会引起一阵无声的、内部塌陷般的眩晕。

我走到原本碗柜的位置，蹲下身，用手指去触摸那印痕的边缘。水泥地面冰凉，边缘的落差细微却清晰。我的手指沿着这看不见的矩形行走，像盲人触摸一座已消失建筑的基座。这里曾放过母亲的药罐，那里曾谈过它的木纹，它的气味，会猜测每一个痕迹的来历。我们的历史，成了他们新居的装饰和谈资；我们的记忆，将在他们的解读中，获得也许我们自己也未曾料想的、新的生命。

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真实也最残酷的形态：不是交接，而是搬迁。不是原地的传递，而是连根拔起，远涉江湖，在异地的土壤里，带着伤痕，努力生出新的根须。而被留下的我们，和这片突然空出来的地面，必须学习适应这种“空”，学习在回忆的触抚不会引发塌陷的距离中，重新定义“拥有”与“陪伴”。

妻终于打开了灯。昏黄的光线泼洒下来，那片印痕又重新浮现，颜色浅浅，轮廓温柔，不再那么刺目了。她端来两碗热汤面，摆在小方桌上——桌子如今因为少了柜子的依傍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。

“吃吧。”她说，声音平静，“柜子到了，喜悦会发现频来的。”

我坐下，拿起筷子。面条的热气蒸腾起来，模糊了镜片前那片浅浅的空白。千里之遥，在这一刻，被简化成了手机屏幕上一次即将到来的闪烁，一碗可以握在手中的温暖。也许，父母要学会的，正是将那些惊天动地的地理位移，消化成这般具体而细微的、可以下咽的日常。

堂前空印，千里始于下。那个远行的柜子，满载着此地的所有昨天，正驶向一个叫作“明天”的站台。我们在这里，守着这方拓印下的、时光的负片，等待它在另一片灯火下，被显影出全新的画面。爱从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更为漫长的、需要用心跳去计量的，频率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告别县城的喧嚣，我们陪母亲一同前往大老弟驻村的花垣村，而这次行程的一大期待，便是那新崛起的网红打卡地——鹰嘴山。

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抵达了花垣村村部。初入村部，它便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比起我们原来的村子，这里更加规整有序，充满着一种蓬勃的朝气。稍作休整后，我们沿着村里的公路开启了向鹰嘴山的漫步之旅。

一路上，微风轻拂，仿佛是大自然温柔的抚摸。花垣村不愧有着“云中花垣梦里村庄”的美誉，四周青山环绕，绿树成荫，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之中。远处的山峦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勾勒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，与脚下蜿蜒的公路相互交织，构成了一幅和谐而又动人的画面。

走着走着，同行的人开始向我介绍起鹰嘴山。原来，鹰嘴山因其在空中俯瞰极像老鹰尖锐的利嘴而得名。近年来，它声名鹊起，吸引了许多城里人来这里观光，体验纯粹的农村生活。还未亲眼目睹，我

探秘鹰嘴山

□ 谷成岗

的心中便已充满了期待，想象着那独特的山形究竟是怎样一番壮观景象。

随着我们不断深入，鹰嘴山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。它就像一位神秘的巨人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。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前行，路边的野花野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，为这宁静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大约走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近距离观赏鹰嘴山的地方。站在那里，我仰望着眼前的鹰嘴山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。那尖锐的山尖，犹如老鹰的利嘴，仿佛随时都能穿透云霄。山上的岩石错落有致，有的像是被大自然精心雕刻过一般，形态各异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沿着公路继续向鹰嘴山的方向深入，周围的景色越发迷人。这里的森林覆盖范围极广，树木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仿佛是大自然洒下的金色碎片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负氧离子的含量极高，每一口呼吸都让人心旷神怡，仿佛所有的疲惫都被一扫而空。

我们沿着公路漫步了两个小时二十分钟，一路上，不断有新的发现。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，还有着浓郁的乡村气息。时不时能看到几户农家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间。农舍的屋顶上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仿佛是一幅宁静的田园画卷。

当我们走近农家时，热情好客的村民



冬之舞 李海波 摄

寂静的冬日（外一首）

□ 石少华

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
无声无息地落下 覆盖着大地
给世界披上一层洁白纱衣
寒风在呼啸 像是从另一个世界
传来的呼唤 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
那么模糊不清。我试图抓住这一刻
的感觉，但它们像雪花一样从指尖滑落
突然，一只乌鸦在树枝上啼叫
声音刺破了冬日的寂静
我黑色的身影在雪地上显得格外醒目
我看着它，它看着我，在这个冬天
我们成为了彼此的见证

爱

爱你一万年，不长
如果只争朝夕
我马上就来
但不能落下那一万年

我把你珍藏在记忆里

我把你剪贴在如血的朝霞里
看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
金色的阳光里映衬着你的影子
我把你融入在绿色的江河里
观 帆樯竞霜 鱼翔水底
清澈的碧波里闪烁着你的眸子
我把你涂抹在银色的月光里
听 蝉声 蛙声 蛙声 蛙声
欢快的歌声里回荡着你的音笛
我把你珍藏在我的记忆里
任 时光荏苒 岁月嬗变
你 永远扎根在我的心底

旧毛衣与新日历

□ 欧毓斌

在寒冬的门槛前瑟缩
我翻出箱底那件旧毛衣
毛线里缠着往昔的暖
像奶奶粗糙却温柔的手掌
轻轻抚过我的肩膀
与此同时
新日历的扉页被我撕下
那崭新的一页，似未启的梦
时光的齿轮从未停转
旧毛衣，是岁月沉淀的珍宝
新日历，是未来希望的符号
它们在寒冬里相遇
旧毛衣抵御着现实的冷
新日历勾勒着憧憬的轮廓
在这循环往复的时光里
它们携手奏响生活的歌
歌颂平凡日子的温暖
和那永不落幕的希望之火

拜谒古槭“王”

□ 曹淑仙

初冬时节，我们毛泽东文学院第四期作家班的同学相聚安化黄花溪，共享了一场多彩的视觉盛宴。

沿着鸽子尖茶马古道，溯溪而行，便步入到一个古老的神话世界：叠嶂涧壑，黄花碧水，清浅的溪流如一位调皮的山村小姑娘，一路唱啊跳啊向我们奔来。遍布溪间的古桥、古碑、古寺、古茶亭、古店铺、古村落、古树木……为我们讲述着遥远的故事，大家不时驻足，抚摸跳动着历史文化的脉搏，仿佛这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都是从远古穿越而来，各自珍藏着生命的密码。

最令我震撼的，莫过于那棵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的“活化石”——梓叶槭古树“王”，远远地一眼望见它，便肃然起敬！它高高地挺立于溪边悬崖之上，虬龙般的根系牢牢地盘踞乱石缝隙，巨大的树冠似一片绿色云彩定格在空中。那傲然苍穹俯视风月的样子，如一位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。我来到它跟前，虔诚地顶礼膜拜，绕着它缓缓地走，静静地仰望，拥抱它的身躯，抚摸它的绿叶。枝头上，一束束鲜红的祭带随风飘舞，似告诉我：古槭已是这一方人们心中的精神信仰。据给我们当导游的王以哉老师介绍，该树已有1500年树龄，身高39米，胸围5米，树荫1000余平方米，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梓叶槭。

生长于张家界大山的我，自幼与林为伴，但梓叶槭树，我是第一次见到。查阅相关资料才得知，它属中国特有濒危树种，原生分布于我国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周边县，生长于海拔400—1000米的阔叶林中。难怪，它非黄花溪原住“居民”，祖籍也不在湖南。那么，这棵梓叶槭树从何而来？我想象，或许，它是南北朝时期四川西某根树上的一粒种子，随风或鸟飘而来，当它遇见美丽的黄花溪，再也不舍得离开，“且把他乡作故乡”，在此生根发芽。它穿越隋

唐的风，宋元的月，明清的烽烟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历练成林中之“王”。

1500载岁月漫漫，古槭“王”像一位忠诚的战士，始终与深爱它的这片土地血脉相连，生死相依，默默地守护着这一抹绿脉。其间，经历过多少灾难，发生过多少故事，已无从考证。只有那些古老的传说，依然在民间口口相传。——据说南宋时期，沂王赵昀奉旨进京，取道黄花溪，一路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行至梓叶槭古树下，已十分疲倦，便在此卸甲休憩。后赵昀登基称帝，是为宋理宗，念及此缘，便赐名黄花溪为“赐福溪”，他挂过金甲的地方改称“金甲冲”，梓叶槭因此沾上帝王之气。可就在宋理宗驾崩，南宋王朝覆灭后某年，狂风暴雨裹挟着一声炸雷，将它拦腰劈断，粗大的树干被烧成一截焦桩。人们本以为，它将从此一蹶不振，化作烟尘。不想，它以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，疗伤自救，又一次创造生命奇迹。春风几度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它从焦桩仅存的树皮里泛出了一缕新绿。浴火重生的它，若干年后，又长成了参天大树，在新枝干的簇拥中，焦桩如一尊雕像，仍在风中屹立。王者归来的它，继续在担当填补一方空白，挽救一类物种的大任。

时光流转到公元2018年，古槭“王”迎来高光时刻，被林学专家们正式授予“中国最美树王”的桂冠。它的存在，已超越“树”的范畴，升华为一种精神图腾。这荣誉，是人类将自己的敬畏和期许，投射于一个沉默的自然造物。而它，只是静静矗立，无声地承载着。它的“美”，是“天地大美而不言”的美，是剥落了一切浮华与实用之后，生命本身那庄严、顽强而又略带悲怆的形态。

作为时光老者，古槭“王”见证过千年茶马古道，一队队马帮、一代代商贾，从这里起步，把安化的茶叶、土特

产运往万里之外的京城皇宫、大漠西域，俄蒙异国。他们的血泪与汗水，足迹与辛酸，凝聚成青石板上温润的光；见证过洞市老街、鸽子尖茶亭、奇缘桥、歇火铺、金甲冲“茶市斯为盛，两岸人烟稠”的繁荣景象；见证过从这里走出的清朝两江总督、一代名臣学者陶澍三过黄花溪，并为鸽子尖茶亭捐钱捐田题写匾额。陶澍创作的“谁知盘中芽，多有肩上市，我本山中人，言之亦凄切”“茶品喜清新，安茶独严冷”诸多诗篇，将深深乡愁融入安化茶液；见证了晚清政治家、军事家左宗棠与安化的不解之缘。左宗棠受托督府，在茶乡修身八年，挥师西北后，提出“改引为票，增设南柜”，为稳定万里茶道贸易，促进安化茶马古道繁荣作出不朽贡献；见证了睿智的安化人，将一片小小的绿叶，魔幻出五彩斑斓，演绎成千年传奇。——从传统绿茶、红茶、黑茶经典品牌到现代茶饮料、茶食品、茶保健系列新秀。茶，已作为安化的文化符号，形象使者，走向世界。

古槭“王”是一部未完待续的巨大宝典。它以年轮为章节，以树叶为文字，记录着大地的沧海桑田，世代的风起云涌，战争的烽火硝烟，人间的喜怒哀乐。它的每一块树皮，每一处筋脉，每一根枝桠，都是一张张写满故事的书页，在风中沙沙翻动，供一辈辈人细细品读。往后的日子，它将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。

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轻轻的我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……”

离开安化快一月了，老班长声情并茂的朗诵还在我耳边回响，同学们多姿多彩的歌舞，如篝火晚会那一团跳跃的火焰，依然在我胸中燃烧，我的心，仍在黄花溪的画廊里遨游。

古槭“王”，是黄花溪最美的风景！不看梓叶槭，枉到黄花溪。